

御定子史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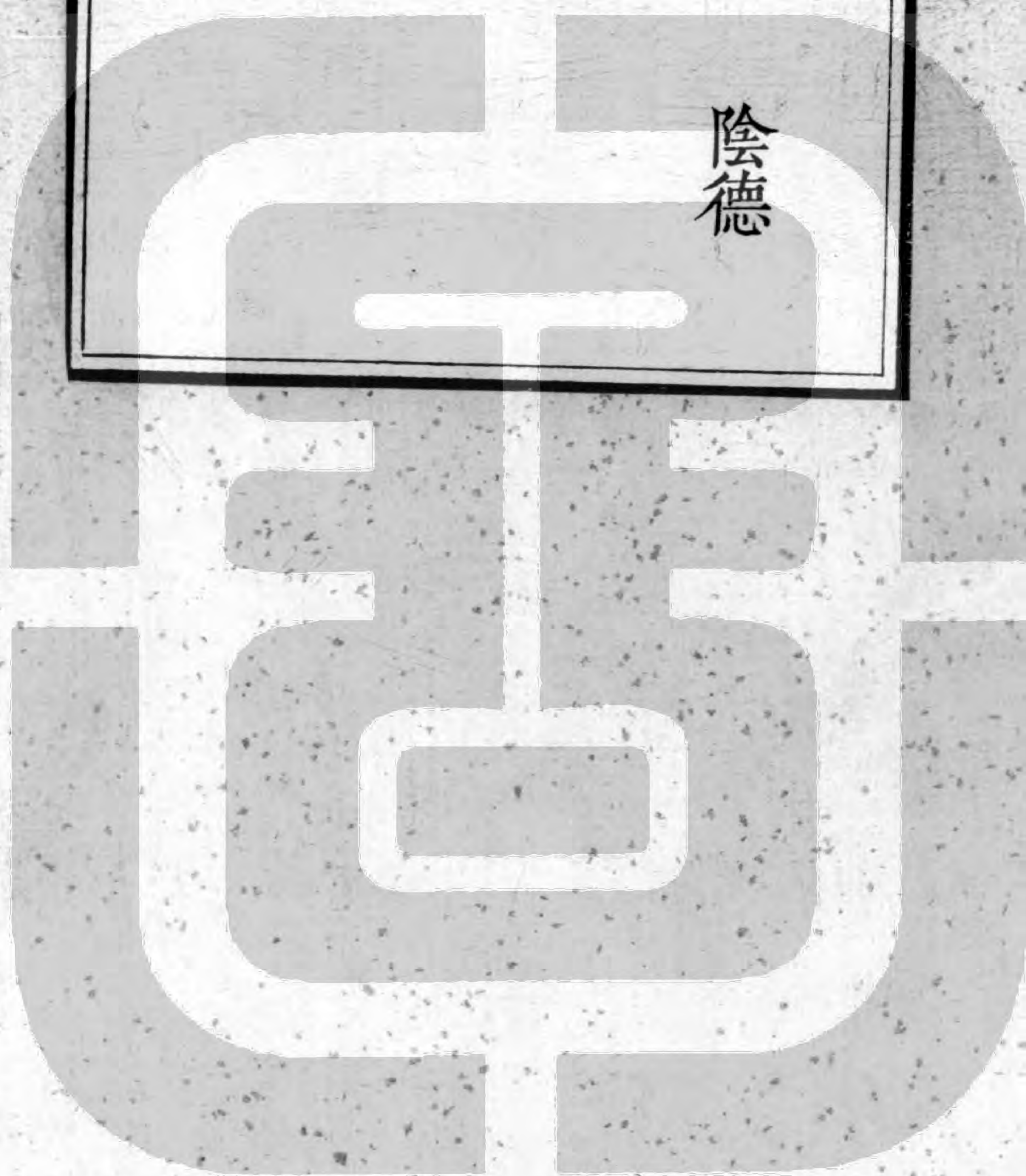
卷八十九卷九十

品行部

風節

退讓

陰德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內報

文淵其見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曰吾之視乎此類皆論也視富貴者

成行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

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冷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

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

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

自刎

受君令而不改

管子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

而死

政也

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政也

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持璧睨柱**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

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日璧有瑕請指視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十其十一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

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臣今頭與璧俱碎**

見上

**不與秦璧**

見上

**秦王擊甌**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

欲毋行廉頗送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日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日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東止不憚為一士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斃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靡** 見上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

日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

王蠋曰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田橫二客** 史記田儋傳漢

此固趙國立名義 者 **田橫二客** 王立為皇帝

十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

使使赦田橫罪而名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

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京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

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到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少未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彭越頭下**

史記樂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下東其下小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

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少未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拜為都尉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也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

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

**蹈背出血氣絕復**

**息**

漢書蘇建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

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名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其其以武其半日其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  
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  
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  
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  
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  
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  
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  
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爲  
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  
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  
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  
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  
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  
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



入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齧雪與旃毛并咽見杖節牧羊節旄盡落出及還鬚髮盡白

**見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見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雷

**匈奴十九歲**見罷山郎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

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郎將一一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

注張晏曰山財用**朱雲折檻慶忌死爭**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

之所出故取名焉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 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不肯授璽**漢書霍光傳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郎一一光光欲**自劾吳章弟**

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一一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

子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一一一一收抱**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白銷**漢書兩

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一一一一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

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表其無多酌我我迺酒狂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

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不肯錄錄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謝良久上迺解

望之等數人皆名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齋元纁束帛請為國  
 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  
 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  
 前書勳事在元孫邕傳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  
 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未封隆遣間使上書  
 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 又吏人知步  
 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  
 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  
 下與皇后太子未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  
 殺之時人莫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  
 不憐哀焉 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持節徵未詣行在所未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  
 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 帝見未問曰卿眾所在  
 未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眾幸富貴故悉  
 罷之帝曰卿言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  
 大而意不悅 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  
 趙王良尊威貴重未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  
 懼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  
 宜 後漢書鮑永傳太守歐陽歙請為  
 其見憚如此 **直心無諱** 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  
 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  
 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  
 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  
 憚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止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

歎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  
 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敬奉觥暉乃免冠  
 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  
 帝用有歌暉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  
 莫重焉請收暉延以明好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讎而罷暉  
 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暉厚見其言忤歎乃相招去曰  
 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誠三代  
 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  
 去之乎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暉業已彊之矣障君子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  
 而暉又去不可敬乃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末平初隴西太守鄧

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  
 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  
 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  
 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

**故功曹見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

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  
 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  
 曰臣無狀愚慙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  
 乎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 **獲一書加笞二百**  
後漢書虞

**獲一書加笞二百**

後漢書虞

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  
 氏屢請——輒——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冤  
 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  
 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奈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  
 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

去後數日伏誅于是後漢書鄭眾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  
貴戚斂手莫敢干法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  
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  
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  
欲復遣使報之復遣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  
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  
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  
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  
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  
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後漢書寒朗傳末平中以謁  
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廷爭冤獄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  
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  
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  
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  
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  
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  
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  
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  
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  
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  
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  
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  
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  
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  
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寒七賢後漢書袁閎傳黃  
朗之小非林中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巾起祕從太守趙  
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一門忠  
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十一按祕閎弟忠子

**義** 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  
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  
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  
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竭前郡守以青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  
漢書陳寵傳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  
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  
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荊州  
曰我 **四知** 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  
密愧而出贊震 **埋輪** 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  
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  
綱獨 **其車**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  
御京師 **二烈士** 後漢書臧洪傳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  
震竦 **二烈士** 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  
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  
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  
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  
難自以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  
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  
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  
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  
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

千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路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

**不仕新室**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仕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

**薦舉前後七上**後漢書張奐傳奐與皇宣卓茂等同

**利刃齒腐朽**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規

規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名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

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

資乃止按資宗資

欲廢立謂紹曰天下

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

橫刀長揖徑出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

**受劍銜鬚**

後漢

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

於口顧左

**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舉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



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一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祥子孫者也充曰大關東觥觥郭子橫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督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竟不虛也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魏志三少

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吾不為也

公王相去一階

見恐負名賢知顧

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

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一不得其死一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可稱為孝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一矣眾豈可以社稷輸人晉書賈充傳充既論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一欲一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有魏貞士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一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見此見乃敢彈我

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

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 真可以禮進退

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 專車

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 天子法冠

而欲截角乎 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 按勗劉毅子 三臺清肅

傳惠帝復阼勗為左丞 臺閣生風 晉書傳元傳每有奏劾或值

正色立朝 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

寐坐而待旦于是貴 捧白簡待旦 見寒苦自立

游懾伏 終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顛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

始不衰 敗 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所聞異於此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

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

江人 取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

眾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 我 節至乃躬執以督

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稽

侍中血 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

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 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

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

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

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不為王門伶人

善鼓琴使人召之遠對使者破琴

日戴安道

對使者破琴

見二侍中有古人風烈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

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

董龍是何雞狗

晉書苻生載記墮性剛

二君朕安聞此言乎

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

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

而令國士與之言乎

按

墮王墮龍

榮小字

不能為桓氏贅壻

宋書王敬弘傳為天門太守敬弘

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

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

比臧

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

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雷府司馬守

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

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問

日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雷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

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

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

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

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非欲異物

奈何

日殺二義士

宋書沈懷文傳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

性所得耳

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

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效到君章宋書謝莊

如此豈可一朝而變宋書謝莊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

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宋書謝莊

末初以來唯云甲子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齊書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齊書

氏年號自下平來齊書而已齊書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

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齊書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按淵褚淵

眠牀上積塵埃齊書虞愿傳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齊書

有書數表淵歎曰虞君之清齊書至於此令

人掃地拂齊書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梁書蔡道恭傳道恭

疾篤乃呼兄子僧總

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

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

持節謂僧總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齊書齊自應有侍

中梁書謝朓傳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

朓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書

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

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  
 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一一一一延明知  
 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  
 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  
 守江革才思通瞻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  
 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闍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侃曰我一一一一竟不前之 梁書羊  
**贊** 鴉仁守義殞命可謂一一一一 **真司直**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  
一一一一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京城遷御史中丞是  
 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  
 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  
 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  
 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  
 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  
 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

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  
 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一一  
 也然密衛之及破 **號周舍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主  
 張暉乃求浚以害之 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  
 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 **經事蕭家**  
 重一一為一一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一一

**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  
 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  
 謝曰恪身一一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 **白日流**  
 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名** 陳書魯廣達傳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  
 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獻歎於是  
 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邁疾不治尋以  
 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  
 為詩曰黃泉誰抱恨一一自一一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按

弼賀何足以此懼人南史謝淪傳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

事蕭謙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遣兒肫又無言南史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

帝夜召肫却人與語久之肫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以壽為戚

帝慮肫難之仍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南史褚炤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

索火燒車南史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

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炤

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南史庾域傳魏襲巴

見南史之馭人奔南史乃免南史斃草食土西域固守城中糧盡

將士皆南史無有離心魏書宗室顯和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傳少有節操歷

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閒

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

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

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  
慰喻顯和曰南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大司馬嚴而秉法  
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  
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  
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  
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  
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南史諸軍不可不慎於是

六軍 肅然 聲氣不撓 魏書劉潔傳潔性彊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

潔與末安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

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

一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騎人弱馬** 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西河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

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

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脩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

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馬二匹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

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

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

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

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

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

官家羽林 **能苟求富貴** 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

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違心苟免非**

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 **臣之意**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郊樹性巧佞為浩信

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

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

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

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

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

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



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  
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  
人而**抗雷電之氣**見**豈足令臣曲筆**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

已也怒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也**何可自同凡俗**魏書裴粲傳

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也**程嬰杵**

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也**白何如人**魏書汲固傳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

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也

城於式婦聞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  
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

主**潛還不復回顧**見**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北齊書趙郡王琛

簿子獻傳獻與馮翊

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

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

留過百日獻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

知太后密旨謂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國

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

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

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

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

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  
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監子如此縱  
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  
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  
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末巷遇兵被執送**不能逐飛逃走遠**  
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事佞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

翎羽繪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熨斗** 隋書李暉傳暉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

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廼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廼所誘遣暉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暉入京

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

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

**位非徐廣情類**

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揚彪** 隋書榮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

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

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煮犀甲腰帶而食** 隋書劉弘傳拜泉州刺史

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無離叛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

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

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

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

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

**鵬鷲鷹鷂**

豈眾禽之偶

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

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

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

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

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

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

見

**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實懷貞為

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阜**

**鵬**

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

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

也

**盧杞之詞不正**

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

燕雀

謂左右曰蕭復頗輕

德宗愕然退

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頭可斷舌不可禁**

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

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

自是為其所擠

**以筆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鏐用錢數

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

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

日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恐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

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

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

汝不可輕澳曰然

**膽落于溫御史**

竟不詣元裕之門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

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  
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一呼可畏  
哉 **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

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力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 **剖心** 唐

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

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  
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一一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  
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 **不願**

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不狂其名不彰** 舊唐書李邕傳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

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  
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  
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  
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

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長揖頡利** 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

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  
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

當使拜我瓌何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 **今日之行正**

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 **當先驅二兒** 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

任然疇昔陛下釋俘屢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  
許國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

息曰烈士狗 **節吾今見之** 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

為公信宿思之助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  
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 **耶吾動眾**

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逢帝甚怒神色不徒唐書

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一權威縮

氣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陛下負

臣臣不負陛下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

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

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一帝默然慚以聲

利為汗唐書蕭俛傳性簡潔一疾孤特一槩見還陛

下此笏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

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勣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一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州司馬折威風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

答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

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一由是淺知名

下無蹊徑唐書李乂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即劾

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一

風節

即劾

李

李

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

不吝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

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

嘉慙悔不先碎監子首而令亂國經

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

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

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

之勅三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

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抗聲析

句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

政有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三鎮

惠愛初拜官宰相欲以姻

十年

私託幕府者傳師固誠爾願罷所授

拒曰誠爾願罷所授上奪笏奮擊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

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其象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噴面

匍匐走賊眾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練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逆賊耳何詔腕可斷麻不可草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練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

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可默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

默乎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

絕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

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疑之計若云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曰云殺妾大饗

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斗斫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

皆癯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

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者皆瘞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

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按巨號王巨羅雀

掘鼠見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唐書蔡廷玉傳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

費獻牛馬係道儲詹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

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我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

和演芬使客郤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

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泚不呼我為

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當取白麻壞之唐書陽城傳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居位八年入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

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

子史精義

卷八十一

品行部

風節

三



長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惜延齡為相吾...

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

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

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為王...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

之忠而反詔 魯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諛自容邪 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

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 焉能看人眉睫以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蓋思念之也

冀推挽 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

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趨炎附熱

一乎道之不行命也執 獨麗醇之天子御史 宋史麗籍傳召為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殿中侍御史章獻

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

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 笑比河清 宋史包拯官多觀望宰相意...也 傳拯立朝

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 豈有識面臺官 宋史吳中復傳皆憚之人以包拯...黃... 通判潭州御史

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 殿上虎 宋史劉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耶 安世傳

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

之日...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

時無不敬懾 宋史翟汝文傳 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

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 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

濁日為濁氣 見龍鬪 宋史趙鼎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

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 鑿池芝山後

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鑿池芝山後

圃 宋史江萬里傳 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

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

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

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 止水 見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宋史

赴止水死 按萬頃萬里弟 謝枋

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 人不識之以為被

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 賣卜建陽市 見安

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 按師夔呂師夔

能與國賊博 遼史耶律義先傳 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

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

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

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懽然曰臣縱不能進賢

不言匡救弘多後 不進扇 金史高汝礪傳 承安元年

稱楊詹事以愧之 金史楊伯雄傳 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

使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復權詹事伯雄知無

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

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拗頭南向** 金史強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眾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一 **當作橫嶺神** 金史楊達夫傳嘗主鄆縣簿事一

一 **遂殺之** 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 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眾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贖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 **人臣無公諱** 金史王競傳遷

好官異日祠之 一 **我** 一 **之** 一 **尚書禮部員外郎** 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 一 **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喉思誠劾之思誠曰吾 一 **也** 一 **尸諫** 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 一 **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白公之難謂直哉史魚者也 **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 一 **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喉思誠劾之思誠曰吾 一 **也** 一 **尸諫** 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 一 **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白公之難謂直哉史魚者也 **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子史精義 卷八十一 品行部 風節 三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日其其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劉向新序不莊子好勇養母君子曰好義乎哉節士不以辱生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松柏之志猶存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孝不終也松柏之志猶存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義慶世說可以交未答曰小人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風

### 馬不接無緣扈從

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

下官與殷

###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

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中耶左右皆失笑

### 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

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復為布衣何為不可

晁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

### 魚頭公

王銍國老談苑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

不同然多從宗道所  
論時人謂曰  
**有史官書之**  
王銍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

時太祖放鷲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  
臣切未論上怒舉持玉鍼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

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  
陛下自具計謀上悔厚賜遣之  
**異時不欲附姦臣傳**  
陳

隱漫錄青溪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器每對  
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

器皿奈何以是污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國欲得  
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

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要王冬軍同王曰對時數恨必在商討

**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四**

**陰德**

管子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唯小人者獨有也  
注夜行謂陰行其德  
心行管子四方

者也注心行  
穆行呂氏春秋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  
與上夜行合  
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

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  
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與師戰於兩

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  
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

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  
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小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鍾離葉陽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阻行無高乎此矣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

申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子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傳塞侯直不

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唯恐人知其為吏跡史記

長者索隱述贊縮無他腸塞有陰德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何知不反水漿漢書張安世傳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于公所決安世曰呂其耶如何以小過成罪

皆不恨

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

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恩及四海

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於是上遣各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

獄繫者獨賴吉得生

絕口不道前恩

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

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木十木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

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  
 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  
 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  
 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  
 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  
 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渺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  
 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活千人有封子孫**  
 元后傳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  
 吏畏孺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  
 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盜去迺起**  
 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  
 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

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 **天錫符策**  
 因伏草中 里落化之 後漢書何敞傳注何  
 氏家傳曰六世祖父  
 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  
 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正和三年三  
 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  
 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令東事君策以廣公  
 之子孫因出懷中 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  
 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 **邴昌紹國**  
 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後漢

書袁閔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  
 識其當封及子孫陳掌不侯而 雖有不類未可致詰  
 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  
 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是呂單乎後昆子  
 孫之盛不 **仁心單乎後昆**  
 亦宜乎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後漢

書崔駟傳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  
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伸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  
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  
知命如

**為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  
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淚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  
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  
公其庶幾乎

**賈子買女**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  
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

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買父  
所長生男名為一一生女名為一一  
**埋金**後漢書王恽傳王  
恽字少林廣漢新

都人也恽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  
謂恽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  
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恽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  
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恽大度亭長初到之  
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恽前即言之  
於縣縣曰歸恽恽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恽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恽所由得馬恽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  
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恽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一一處主人大  
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  
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恽悉以被  
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恽恽辭讓而去  
**牛馬踉齧者不貨**

**於市**晉書庾峻傳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  
仕其上有果一一恐傷人一一  
**使奴開道**晉書桑虞  
傳虞有園



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一一為之

**人徒步而歸**晉書郭翻傳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埋我惟有劉**

**長史**晉書劉麟之傳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一一一一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

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宋書顧覲之傳覲之

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

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景惠遐紀**宋書顧覲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一一以

陰德**以已錢充數送還**宋書郭世道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

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耕比**

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漢卜式**宋書孝義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羅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瓌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

一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勿令居士知**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

百斛助官賑卹

陰德

品行部

陰德

品行部

陰德

品行部

陰德

品行部

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處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爭穉道處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而後每爭輒云——待竊者取

**足去後乃出**見**更有佳者相與**見**決獄無冤慶昌枝裔**齊書崔祖思傳

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繫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

——**槐袁**齊書劉善明傳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相襲蟬紫傳輝**續命田**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糲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

呼其家田為——**地還牀下**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

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地膽可為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

——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明帝

許之所全**載與俱歸為營醫藥**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活者萬數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少嘗山

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福門子**魏書

——六日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燔契**魏書盧義僖傳義

傳肅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家粟造粥以飼饑人**魏書

——**壽應享百年**魏書高允傳

——**還金珠**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若陽報不差吾——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四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

十四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一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

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猶耳

隋書李士謙傳或謂士謙日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

**有閱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

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人以歸去鄴八十里

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

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

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今因請假臨召

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其後庶幾福不衰

唐書

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

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

焚券

舊唐書羅讓傳讓累遷至福建觀

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為官

所賣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治

**獄主仁恕**

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

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

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

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

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

必無枉者舉無

**置金棺下**

唐書李勉傳勉少貧挾客梁宋與諸

異辭由是知名

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

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  
賜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  
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  
**陳公堤**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

又築長堤人  
**後隆山聰明臺**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  
呼為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  
者因名所居北山曰  
**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宋史  
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山有牛

**素傳**大寒暑不變子  
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輟女奩嫁之**宋史陳  
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  
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  
**蕭**聞者感泣

**家渡**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  
**種瓜待過客**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  
夏日以  
**善善道人**金史左光慶  
傳平時喜為

**善言蓄善藥**  
**埋蛇**劉向新序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  
號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  
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  
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  
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

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吞蛭**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  
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  
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  
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

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陽報**劉  
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  
**名津為君子濟**酈道元水經注昔漢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  
日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

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  
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計其計  
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讎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進迪簡  
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  
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  
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為

正欲拔冤非敢希賞

季昌齡樂善錄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  
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

以訴州州委錄參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  
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  
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  
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  
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  
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  
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

甲醋節帥

季肇國  
史補在

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

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日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

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

財飯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上

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

年為樞密焚案帳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

日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

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亶亶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

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

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  
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  
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  
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  
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為故也况侍中之下皆

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  
**先求婚嫁前令女**  
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窳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  
以  
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費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  
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負骨干**  
馬令南唐書廉隅傳許規高陽人嘗羈旅宜歛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

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其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  
**編竹渡蟻**  
李元綱厚德錄二宋艸角之年同於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為長者云

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旁吾乃戲一一為橋以

之由是一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  
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舍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一一

藥者**植三槐於庭**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

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  
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日吾雖  
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  
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  
其家子弟言之

**百鳥飛鳴就食**

會應龍閉窗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土

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對嫗焚屋券**

方嶽深雪偶談

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  
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  
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  
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  
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  
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  
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  
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

坡亦為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  
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  
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

**百蟲所蟄不可**

傷其生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

其仁心 一錢為一事 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  
愛物如此 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陶宗儀輟耕錄昔真州

可勝計人多德之 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  
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  
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  
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  
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  
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  
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一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蹙然不滿退託於族**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 **惴焉不自居** 子華子昔先大夫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木而木而木不雄成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 **不雄成** 莊子古之真人不逆 **縛紲** 荀子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寡 **寡** 一不暮士 **以眾威受賞** 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

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一宜 **為人下猶土**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 **為** 者其一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倚相於門** 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 **也** 其 **處境塉湍瀨** 淮南子昔舜年而田者爭 **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 **掘鼓** 揚子或問濱暮年而漁者爭處 **以曲隈深潭相予** **掘鼓** 持滿曰

**惡其蓋人** 國語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公之廟有敬器 **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 **以狂疾賞不如亾** 國語滋甚故聖人貴讓 **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 **以狂疾賞不如亾** 國語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之其十日如此桑霍為戒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儉每登殿閣常歎曰上豈不厚哉按臨安世

孫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

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

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

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賢哉

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二大夫見縣車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

孫陽狂讓爵辟兄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

嗣故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

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

士義倩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

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

非賢雅意即為病一為病一為病一為病一為病一為病一為病

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一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

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

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許名也僕素愚陋

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  
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  
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懷謙不去  
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官見謂掾吏為師友漢書何並傳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上疏  
至於五六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  
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

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伏不鬪後漢書

自陳太后不聽隲頻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後漢書陰

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

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

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

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

為宗親後漢書陳蕃傳臣聞小吏抗禮吳志關

求位讓身之文德之昭吳志凌統傳統過本縣

性謙恭篤慎官府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

呼召對問皆為禮親舊故人拜鄉邑舊齒恩義益隆

吾即其人襍被而出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

清論者咸有愧謙而識體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

色談者稱之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晉書唐彬傳

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畢乃進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趣

阜服論者羨其須飲者須飲者

矜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

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

畢乃進之瞻獨逡巡在後其夷退無競如此

至於三四日若服造役衣杖鋪荷斧晉書庾亮傳

太守召為功曹袁帝乃止元康末潁川

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袁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取已車而寢處見持芻送牛晉書朱冲傳有牛犯其

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自稱鄙人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

語常呼位官而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志在素官宋書謝弘微傳六年

待士卒甚有紀綱眾咸親附之東宮始建領中庶子

尋加侍中弘微宋書謝弘微傳東內人皆化弘微之讓鄉君薨資財鉅萬

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

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携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一

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

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今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處於不競之地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

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宋書王自嫌蚤達逡巡乃答宋書王

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宋書王為蛇賦以自况宋書

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一蛇蟲聲清宋書語功推事

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宋書臣門之恥齊書張岱傳

以怨為晉陵郡岱曰怨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

祖曰怨為人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

日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宋書戒盈守滿屈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退讓

已自容

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

恐富

求歸

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

人謂王晉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齊書陸慧曉傳

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

宜妄自謙屈答曰

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

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重於懷抱

見歸老舊盧立身退素

齊書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

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梁書

夏侯詳傳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

業叔業告詳詳曰

起臺榭以表損挹

梁書夏侯詳傳三

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

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

速反蔥肆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

延僚屬志

反盧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

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不論勲

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

恥以讓

俸受名

梁書樂藹傳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

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  
除南康內史辭不拜竹間茨茅而居陳書馬樞

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  
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

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  
其崇麗乃於林自營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

者率十分受一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

人生及是便懷止足轉義塵尾蠅拂即  
與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取燒除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捉此自隨以穴為室魏宗室弼傳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  
於前第世宗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

山不堪兼文武之任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  
布衣疏食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

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  
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今日舉措不如

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

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不勞遠詣臺閣魏書宋隱傳謂其  
遠矣子姪等曰苟能入

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  
矣任理

栖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靡矜於  
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倚歎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

彥鑒劉道士還鄉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  
還字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

詩贈栖遁之資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  
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

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  
一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  
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

**有塵外之意**

舊唐書舒王元名傳高宗

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  
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

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

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  
一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尊朝廷**

舊唐書柳公綽傳長慶三

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

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  
方鎮  
一也竟以戎容見

**守職猶懼其盈**

唐書岑文

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  
一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

五日一參東官每  
進見太子答拜

**願以有餘賜不足**

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

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  
輔始營產土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

身讓畔不  
失一段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瑋子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五代史李憚傳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

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  
所作不工乃命憚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

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  
不落第

**退匿楹間**

宋史崔遵

度傳掌右史十餘歲立墀  
上常

**宰相非養病之地**

金史張浩傳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



表乞致仕海陵日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

也是以求去 **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 金史程輝傳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

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

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璫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

日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日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

劉向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

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鼎佛肸脫履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

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日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 **國為雌下** 嚴遵道德指歸論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南之楚 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 諸侯信

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 **功一美二** 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

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 **輒引以他端** 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

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

安南 盡謂同舟日謝 **思菰羹鱸膾** 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

奉故是奇士 魚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黃鑑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楊文

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卽位  
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  
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敕江南勾當

公事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乘小  
榜子稱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

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

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  
先進甚

多不當超處其右邵伯溫見聞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

以新入館職中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

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  
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  
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徐度却掃編韓忠憲公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

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  
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矣  
自安一壑葉夢得避暑錄

話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  
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  
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

得復行延祖之志某愧之深矣渚宮二疏王闢之灑水議

談錄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  
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

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  
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

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  
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築堂曰見一岳珂程史孝宗朝尚

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  
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

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  
皆師而祖之何歸而扁扁小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

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

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

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

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

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

踰闕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子史精華卷九十

釋文瑩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

宗陶

卷之二